

彗星祭指日可待。

她還記得那日村長集合眾人宣告一年一度的大節日即將到來，並且希望住民們可以一起為這日子做籌辦。這可是彗星神降臨的日子，理當盛大慶祝才對，就如同往年一般。

她還記得自己抽到了準備舞蹈的籤。

而那支綠色的籤則是她現下動身前往島嶼西處的理由。

安奴莎並沒有大單車一類的交通工具，因此她不常做長途跋涉，頂多就是花點時間走到許願湖或花田，但也未曾逗留許久。

但她現下有了需要的理由，必要到她得以犧牲自己在村莊周圍漫步的時間。因此前幾日向鄰居詢問，如願地借到了單車，便動身前往這塊島的邊陲之地。

所前往的地方位在島嶼西部且接近冰山，因此那塊區域比起島中央的村莊顯然地冷了不少。

只零落地佇立著幾幢房屋還有些看來是佈告欄的立牌，經過時還看到了上頭貼著宣布彗星祭即將到來的傳單。她停在一棟深褐色的房子前，位於這塊地的角落，雖然不大，但卻有著不少裝飾，就像她在村裡的住處一樣，連位置也差不多。

將單車停妥後，她站在門前，猶豫了會兒，才敲了門。

就像預知了她的到來般，幾乎就在她手收回的瞬間，有刻些浮雕的木門往內打開，一名男性的馴鹿亞人站在門後，連帶著一股暖熱的空氣。安奴莎直直對上男子的眼，與她相同的翠綠眼眸尾部有幾條明顯的皺紋。

「安奴莎？」男子的聲音聽來訝異，有些沙啞的聲音聽的出蘊含其內的溫文。

「父親。」她回應，往上踏了層階梯。

「快進來吧，這裡比較冷。」

被她喚做父親的男子往一旁退了些，讓了條路以便她進屋內。

一進屋內，便聽到了暖爐中燒柴的聲響，讓原本就已經十足溫暖的室內又添了些熱度，彷彿還帶著一絲花香。她的父親隨意地指了把椅子叫她先坐下等著，接著掛著微笑的離去，一邊碎語著「莎羅會很開心的」。

父親的身影離去後，她環顧了自己所身處的地方，因為擺滿家具而顯得擁擠的客廳，長椅再鋪上幾塊柔軟的布墊就是沙發，安樂椅樣式的單人椅老舊卻溫暖，當然還有掛於牆上的好幾幅風景畫及其後斑駁的牆壁。安奴莎撫過握把上的雕刻，卻被另一道聲音給喚回視線。

「安奴莎？」

她抬起頭，一名穿著樸素輕便的女子站在那。女子的容貌像極了她，只是那頭同樣微捲的長髮顏色更淡了些，眼睫後的是片深秋時的金黃色，隨風吹落的枯葉在落入泥土前所亮晃的漂亮色彩。

女子的表情看來是喜悅，卻又藏了絲訝異，就像方才父親的疑問一般。安奴莎從椅子上起了身，女子快步向前。

「老天！妳來了，」女子攬過她的肩，將她擁入懷。安奴莎清楚地聞到女子身上那股雖然清淡卻能令人深刻的香氣。「噢、上次見面是什麼時候？是上一次的夏季是吧？那時我們這的溫度就比村莊那舒服不少了，我們給妳帶了什麼回去呢？」

只比女子略矮些的安奴莎靠於對方頸間，手環過稍嫌輕薄的背。

「母親，您那時讓我帶了好大一箱的水果跟幾件衣服呢。那些衣服我輪著穿，都很舒適。」

她輕聲回應，母親身上的香氣彷彿將她圍繞。

她的話似乎是讓母親憶起了什麼，只見對方連聲說了「是的、對，我記起來了」後，拉開了與安奴莎的距離。

「安德烈，在茶裡多放些花苞！那些我前陣子採的茉莉，還有剩吧？另外多一些甜餅！安奴莎最喜歡吃了，我記得的。」被喚做母親的人轉頭朝另處指示道，接著又移回視線，指了指通往二樓的迴旋梯。

「走吧，我們去樓上。」

那是個僅能容納一人通過的迴旋梯，實木刻出的每一階在與鞋跟接觸時都發出了厚實而沉穩的聲響。

母親領著她到一間房，開於牆上的三角窗讓外頭的光線照進，大概能容納兩人的小房間有張桌子，兩張單人椅以及兩只僅及腰的老舊書櫃。雖然安奴莎感覺這的陽光似乎黯淡些，但也沒多去在意。她坐上其中一把小椅子，與母親面對面。

「噢、想不到能在這時又見到妳來！這是過年前最好的事情了！」母親順手從旁拿了件帶流蘇的披肩披於肩上，安奴莎注意到母親的手腕似乎比上次見面時又細了些，縱然白皙的膚色依舊。

「這次是為了甚麼事情而來？」整了整披肩，母親在她回答之前又逕自道出：「是為了彗星祭，對吧？」

「是的。」

安奴莎不認為自己所來的理由會過於困難以至於母親要花更多時間去推理，但她在應答後又想：也許自己前來的理由應該在更單純些。

不為了甚麼目的，僅是為了與日漸年邁的父親見上一面。

「今年的彗星祭，我抽到了……準備舞蹈的組別。」

相比自己抽到籤時有些陰鬱的側臉，母親的神情簡直像是發亮了般。
安奴莎看見母親那雙金黃色的眼眸在光線下亮麗的色彩，以及笑開了的唇角。母親看來非常高興她抽到這支籤的樣子。

「跳舞？噢，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妳雖然不怎麼擅長運動，但跳舞的表現倒是很棒！以前我們還住在村莊裡時，妳總喜歡在家附近那棵榕樹下練習，撐著樹幹以保持單腳的平衡——妳還會轉圈呢，不是嗎？」
如數家珍般地將過去的記憶全說了出來。

安奴莎當然記得母親所說的過往，不過她很久沒有跳舞了，自從她選擇將更多的時間拿來用文字築起自己的腦海後——
「但，妳很久沒跳了。」

母親方才一直推著笑的臉閃過瞬間的陰影，笑語裡也是可惜。
父親這時敲了門，送上了泡好的茶以及一盤甜餅，之後也同樣地帶著笑離開房間。安奴莎替自己跟母親各倒了杯茶，淺色的茶水撲來淡雅的花香。

「是的，正是因為如此，我才來……請您幫忙的。我自己一個人，無法練回當時那樣的動作。」她下意識地低下頭。是的，她是因為某種原因才回來與父母見面的。
她覺得這樣，十分的不應該。

以子女的身分，不應該如此地有目的。

「啊，沒有問題，」母親接過斟了八分滿茶水的瓷杯，先是聞了聞茶香，才淺嘗一口。「做子女的有困擾時當然會來找父母的，我很高興，安奴莎會向我詢問舞蹈的技巧跟動作——雖然，妳知道的，妳爸爸總是會挑剔我這邊的動作不夠柔軟、那邊的動作不夠輕盈。」

相比母親笑出來有活力而愉悅的聲音，安奴莎只是淺淺地勾起唇角，然後拿了塊甜餅。

父親的手藝並沒有太多的改變。她向父親學習過甜點的製作方法，雖然也已經能做出外表相差無幾的餅乾，但總是少了甚麼味道。
這幢房裡有那她所缺少的味道，這令她十分想留下，但是、但是……她知道她沒辦法的。

「那麼，等等吃完這些東西後我再幫妳調整動作吧。」母親宣布，接著放下瓷杯，身子往前傾了些。金黃色的眼裡明顯地透露出好奇的情緒，安奴莎知道，但她拿不准母親想詢問些甚麼，所以她同樣地放下瓷杯，以微笑詢問回去。

母親的思緒對她來說過於跳躍，直到現在她依舊無法摸的清對方的想法。

「就跟上次見面時所問的一樣，安奴莎現在、還是沒有喜歡的人嗎？」

這個問題讓安奴莎很慶幸自己剛才並沒有多含一口茶水在嘴裡，不然她可能會因為訝異而做出甚麼失禮舉動，即使在母親面前亦是。

「呃、是的……就跟我上次所回答的一樣，這次也是，」她努努嘴，又拿了塊甜餅。「我現在沒有喜歡的人，也沒有在意的人。」

沒有這樣的人，沒有。

目前而言。

母親的眼神瞬間黯淡了些，但隨即又亮了起來。「——那麼，有人喜歡妳或在意妳嗎？」

這次母親的神情中除了期待還有些胸有成竹。對方似乎認為這道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可惜她只能搖搖頭。

「我想是沒有的。而且、我怎麼能夠，臆測他人的心思呢？」

「噢，妳這麼說也是。」前傾的身子往後退了些，整個靠在椅背上。「我跟妳爸爸總在期待下次妳來這時，身旁能多個人……」

「抱歉……」這件事情她無法給予保證。

母親只是搖搖頭，又喝了口茶。

「說到這，安奴莎最近過得如何？村子那總是比較熱鬧，而我跟妳爸爸離那樣的生活已經很久了。」

安奴莎讀出母親的笑意裡有些落寞。她是個愛好熱鬧的人，卻得住在這比較偏僻而閑靜的一隅。

先沉思了會兒，接著說出了最近的生活。

一直以來她覺得自己的生活都沒甚麼變化，無論是跟舊識一同夜間散步，又或是在某些場合上認識新的朋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獨居之後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一切都是如此地周而復始，如同春季後總會消去嚴寒的暖陽。

她將自己最近經歷地全說了出來，直到記憶停駐在某個點——一場黑夜或是一日早晨，螢光與青綠的瞳孔，該像鬼魅卻佈滿星辰的黑，當然還有對方那絲毫不客氣的語氣跟態度。

安奴莎原本猶豫著該不該將這件事情告訴母親，她不想讓母親擔心她與人交惡，但也許是某種想撒嬌的心思，還是將那段相識過程全部告知。

不過，她保留了對方以自己大腿為枕跟扯頭髮的部分。

「真是位很有個人特色的先生呢？」

「是，」她當然不會用「個人特色」這個詞去解釋對方的行為。「是位名字好聽的先生，但舉止卻、非常不禮貌。」

面對安奴莎的抱怨，母親只是笑笑。「也許有的時候，只是安奴莎太糾結在某個點上啊？也許對方——妳說叫翡冷翠？也許翡冷翠先生只是用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在跟人相處呢？」

若是這樣，那他可能比想像中更多的人交惡。她如此臆測。

「總之，母親您知道我很喜歡在夜裡散步的，」那可是她的嗜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遇到個令自己不快的人。這已經夠糟了！而且、白天又遇見對方時，他看來居然很睏的樣子。睏就算了，想不到疲累時的脾氣居然比有精神時更糟！他居然叫我小妮子？對一個才見第二次面的人這樣也太失禮了吧？！」

她開始向母親抱怨一切她所能說的。就算她明白自己所說的某些事情上跟本無傷大雅，但她還是憤恨地向母親吐苦水。

告一段落後，母親沒有開口接了甚麼，就只是將茶喝完，並又倒了一杯。長輩沒多說甚麼，那麼她也不好繼續抱怨。安奴莎只能無語地繼續吃餅乾，表情像是受到了甚麼極大的委屈。

如果，那夜沒有出門的話，就不會遇到了……沒遇到的話，也不會有之後那樣的事情發生……

安奴莎想，如果那夜離開家前自己的念頭一轉，或許就能避掉許多麻煩。但她只能坐在這裡，後悔自己當時的選擇。她的心思全放在思考上，以至於母親從一旁拿出本書時她都沒注意到，直到對方翻開了書頁，並停在某頁。



「這是……？」

「守夜人，聽過嗎？」

她搖頭。

「字面上解釋的話，就是在夜裡守護的人。他們可能守護非常多東西，又或者只是一些東西而已。他們會在夜裡出巡，通常除了守護甚麼東西外，他們也會報時。」

「報時？」

「白天時，我們可以依靠日晷的影子去推斷現在的時間，又或者是、直接看太陽的位置來判斷。但到了晚上，也許也能靠月亮的位置去推斷時間，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因此這些人就是在夜裡的固定時間，將正確的時間通報給眾人得知。在無法精準判斷時間之時，這群人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原來是這樣……」安奴莎從沒聽聞這個職業。但她又好奇了，母親為什麼要告訴她這些？

「從妳剛才的說法來猜測，我想妳認識的那位翡冷翠先生，也許是位守夜人也說不定，畢竟過去村莊裡的確有守夜人這個職位存在過，現在也可能還有。」

「甚麼？」——她的說法？從她的抱怨裡能得到這些資訊？安奴莎頓時佩服起母親的思緒。

「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或許那位先生也只是喜歡在夜裡散步罷了。下次又有機會碰到他，妳可以親自問問。」

「……有機會的話。」——但可以的話真希望不要，至少希望到時候對方別在那麼、頤指氣使？

或許，安奴莎只是不想承認翡冷翠是個對於這村莊有一定程度重要的人。

「好啦！下午茶吃得差不多了，我們去幫妳練練舞姿吧。」母親從椅子上起身，並脫下披肩。

見到母親有了動作，安奴莎也將瓷杯放好後快速地起身，準備跟在母親身後離開房間。但當她才踏出第一步時，母親突然回頭。

「可以的話，我希望安奴莎可以常常回來。」

那雙枯葉色澤般的雙眼帶有笑意及乞求。安奴莎這時才發現母親那雙眼的眼尾也如父親一般，被年歲刻上了逐漸清晰的紋路。

她嚥了口唾液。

「我、我會的……等您的身子更好之後，我會的。」

細聲地給予承諾，安奴莎不知道是第幾次勉強自己在母親面前掛上輕淺笑意。

她會的，她當然會這麼做。

即使，讓母親身體變糟的原兇也是她。